



壶口瀑布

胡西庆 摄



## 远失的空间

编辑/校对 徐晴 米宁平

电子信箱:nxjzz@126.com

□武文斌

今天是父亲节,我想起过去逢节过年与父亲的短暂团聚,洋溢在父亲脸上的笑容,这一刻,让我恢复了对悠远的过去岁月的追忆。

我的父亲是农民,也是“文化人”,是农民里的文化人,文化人里的农民。自我记事起,每年大年三十这天,家里异常热闹,来了许多登门请父亲写春联的人,父亲写春联一直到天色昏暗。我打六岁后,每年这天便有了一项特殊的“任务”,立在父亲一侧帮父亲挪动对联纸,看父亲写春联。父亲写春联没有对联书,即兴抒写,他写字的姿势颇潇洒,时而凝坐,时而站立,从那时起我便对父亲有了一种崇拜,觉得他蛮有学问。

有关父亲的求学之涯我并非从他的口中得知,而是一次不经意间从他的日记本获悉。父亲自幼天资聪慧,从八岁开始,在家乡的小学读了三年书,十一二岁时,因祖父被马匪抓去当兵,就辍学回家放牛、种地。十三四岁中间又进了学校,约莫十五六岁又回家种地,十七岁又入家乡中学就读。父亲这种时断时续的教育,按现在的话叫半工半读。家庭的经济困顿使他过早地饱尝了生活的艰辛,但父亲凭着刻苦勤奋上完了初中,那个时代在我们老家像父亲这样能够接受初中教育的人并不多,父亲无疑被乡邻视为“秀才”。

父亲是个“书痴”,小时候我常看到他在昏暗的煤油灯下静心沉读,在那个荒芜的时代,他看的书不外乎高玉宝的《半夜鸡叫》,浩然的《金光大道》、《艳阳天》等。书点亮了父亲的心,给了他文学艺术的滋养,培养了他乐观豁达的胸襟。他也常鼓励我们多读书,读

好书。一次,我放学回到家父亲递给我一本杨沫的《青春之歌》,他含着充满希冀的眼神对我说“好好读读这本书,会对你人生有所启迪”,嗣后,我不忍释卷地看了三遍。从那时林道静,林红这些丰满的人物形象深深地定格在我的人生记忆里。

小学五年,我的书皮一直都是父亲给我包的,这令同学们羡慕。我清晰地回忆起父亲帮我包书皮时那专注的场景:他规矩矩叠好牛皮纸,用小刀小心翼翼地裁齐,再用浆糊粘上,最后用毛笔写上书名和我的名字。父亲很严厉,倘若我们犯了错,他是不会轻易放过的。他最高兴的事莫过于我们取得好成绩,受到学校的表彰。每每我捧回“三好学生”的奖状时父亲都会露出“社员都是向阳花”的微笑。

小时候由于兄妹多,家庭负担重,种二十多亩地的重担全部压在父亲身上。在我们老家家里孩子多、家境差孩子中途辍学并非罕事。但父亲眼界远,深知读书的重要性。他支持、鼓励我们上学,没有因家里经济不宽裕而影响我们的上学。插秧、薅稻子、淌水、打场这些重农活主要都由父亲干。水稻灌水颇费时,父亲常起早贪黑,有时熬一整夜。

记得上初三那年一个周末的晚上,父亲没吃晚饭就匆匆赶到稻地里淌水,等到凌晨两点仍不见踪影,母亲焦虑万分,于是决定和我一块出去找。时维五月,月光清冷,空野里不时传来凄惨的鹰叫声,夹杂着蛙声,听起来有些瘆人。母亲和我跨沟过渠向稻田走去寻找父亲,稻田在很偏的一片滩上,旁边躺着几

处坟地,我的曾祖父、祖母长眠于此,夜间过此,难免产生惊惧,生怕被鬼魂缠绕,幸亏有母亲陪着,否则准吓破了胆。临近稻田,明晃晃的一片,水已漫过了苗身,闪烁着波光,循光慢行,隐约看到渠边一个黑影,“爸爸,爸爸”,我不禁地喊着。是父亲,父亲!他身旁放着一个手电筒,对立着一把铁锹,显然,父亲由于过度劳累睡着了,或许我的喊叫吵醒了父亲,“哦!水满了”,他猝然惊醒,立刻恢复了意识。看着父亲疲惫的神情,我顿生怜悯,觉得父亲是天底下最辛劳的人。沉重的负担拖垮了他的身体,他积劳成疾最终落下了严重的胃病。

父亲七十二岁那年,母亲一次意外腰椎骨折,我们都回老家陪父母过年,兄妹争先恐后为母亲出钱看病。嫂子是护士,请来医生给母亲治疗,母亲的病恢复很快。看着儿女们跑前跑后,母亲心里乐滋滋的。

这年大年三十,父亲容光焕发,他拿出封存几年的毛笔,倒上墨汁,我们都有些诧异。父亲老眼昏花,几乎已搁笔,莫非他要挥毫泼墨书写春联?果不出所料,父亲毅然拿起笔,凝神片刻,酣畅淋漓地写下了以下对联:儿,雪中送炭;媳,有病求医;横批乐在其中。这是父亲生前写的最后一幅春联。

那个春节过后的半年,一天晚上,父亲提着马扎凳下楼纳凉,不慎摔倒,从此,再也没有醒来……

转眼间,他老人家已离开我们七年,他在另一个空间还好吗?他一定很安详,很幸福,很快乐。(作者单位:宁夏公路建设管理局)

□李新国

## 装修

我家对门邻居搬走了,搬走前多次给我道谢。感谢多年来的邻里和睦相处;感谢我,曾经把他忘了拔掉开家门的钥匙,从锁上的拔下来,热情的敲门递给他;感谢我,每次他夜晚回家,楼道的家门口始终亮着一盏等待的明灯……

老邻居搬走了,之后把房子卖了。一天中午我下班回家,正好碰到对门的大门敞开着,我轻叩门扉,从屋内走出一位年轻人,我笑着说:“新搬来的,以后就是邻居了。”小伙没吭声,只是点了点头。接下来的几天,对门开始装修。昔日干净的楼道,被白粉弄得灰尘大厚,从一楼到三楼,只要一下脚,就是一

个大脚印。楼道内清晰可见装修工来回上下楼时,在楼梯的过道内留下的印痕。小区打扫卫生的大叔,虽然每天早上进行打扫,但每次下班回家,仍旧是白粉覆盖楼梯。有时,中午1点或晚上9点,时不时的仍然听到对门在打墙钻孔的声音。有几次,我敲开对门的新邻居,告诉他,现在是休息时间,二楼住的是70多岁的老太太,四楼的住户刚生完孩子,五楼住户的孩子快要高考了,不要影响了周围邻居休息。对门小伙只是说知道了,随后,“砰”地一声关上了大门。

回想,我家当初在小区购房后准备装修

房屋时,提前给单元各家住户打招呼,在装修期间控制时间,尽量不打扰邻居休息。每次装修工搬运完装修材料后,妻子总会耐心的打扫楼道,同时安排装修工人,多带一双鞋,室内装修时穿一双鞋,外出时换另一双鞋,这样不仅保持了楼道的干净卫生,更不会影响到邻里之间的出行。

住宅装修,是每家每户都要进行的必选题。但在装修过程中,怎样做到既不影响到邻里出行,又能保持好楼道干净的卫生环境,那就需要大家多动动脑筋了。

(作者单位:天豹汽车运输有限责任公司)



□卢永

## 闭门遍读家藏书

朋友乔迁新居已经有段日子了。听其他友说,朋友家的书房很是漂亮,书也多。我听后很是心动,想着空了一定前去看看,有自己喜欢的书籍,还可以借几本读读。

我是喜欢书的。儿时家里姐弟众多,买书是奢侈的事,可我偏偏喜好读书,往往父亲节俭了家庭生活开支,也会给我买些小人书。至于其它书籍,大多是从别人那里借阅了来读。到了初中后,有时为了留住书中好的篇章,往往借到一本书后,不是先去阅读而是用手抄。但后来存书越来越多,只得将它们堆放在床下,拥有一个书橱,几乎成了

我结婚前的一个梦。

前往朋友家,是在一个周末。一番寒暄过后,我便直奔朋友的书房而去。见到书橱的一刹那,我几乎可以用叹为观止一词来表述我的第一感受。偌大的书房内,除了一张写字桌和一把转椅,四面墙的书橱,摆满了崭新的书籍,而且,每个橱窗玻璃上居然用标签给予分类。我打开书橱,仔细翻阅着。只是饭罢,当我提出要借阅几本书时,朋友努了努嘴,示意我问女主人。在女主人云遮雾罩的一番话后,我终于明白了,在她眼里,书是一种装点,一种气派,新房内若没

有书橱,没有排列整齐的书总是欠缺的,而借书出去总会有些污损,也是对书的一种不尊。

走出朋友的家门,到了楼下。抬头看着高层楼房内每个窗口,流泻出的灯火,蓦的想起清代学者包世臣,“涉世方晓天下理,闭门遍读家藏书”的诗句来。内心有种难言的感受涌上来。记得,我远离南方家乡,通过几年的努力在这座城定居后,我把父母接到这座城。时已年迈的父亲,却不忘了,把我在我家乡时保存的所有书籍,打包全部带了过来。父亲,是懂我的!他曾伴我度过无数个闭门遍读家藏书的日子。

回到家中的书房,我打开了书橱,虽然它们大多是些旧书,可它们都曾带着我的温度,被我的目光寸寸抚摸过,此刻面对自己的书籍,居然有了些感动。

(作者单位:银川旅游汽车站)



(作者单位:G211太阳山收费站)

